

卷二

書名 禮經會元四卷 明刊本
 撰者 宋 葉時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經 禮 周禮 宋
 索書號 貴重-3
 編號 A190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90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禮經會元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禮經會元第一卷

禮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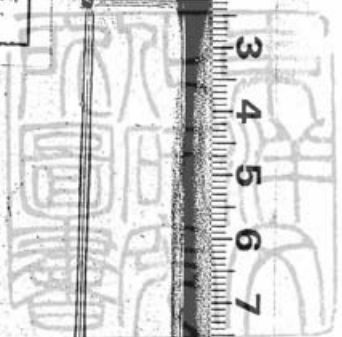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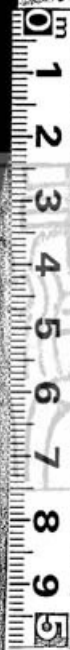
宋龍圖閣學光祿大夫贈尚書右丞同知開國公魯公曾子百公食實封三戶謚文康葉時著

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于法非深於周禮者也。以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也。儀三百經禮也。說者謂周禮是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也。二書皆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禮儀威儀之中何哉。蓋聖人之道洋洋乎極於至大優乎人於至小而無間。周公作書雖曰制度文為之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出於其中。是誠中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2756

No.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洋
禮經
卷二
官衛

禮經會元第二卷

宋龍圖閣學士孫奭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鄭關國公食邑千戶及魯封夏謚文康公撰

官衛

官正官伯掌王宮之官在王宮者百官府之數各有板士庶子之數亦有板管府有府官之次舍主庶子有士庶子之次舍官正則掌其戒令糾禁而紀百官府之眾寡官伯則掌其教令秩叙而授士庶之職事此皆言官衛者也說者多言官正于掌兵衛官伯掌郎衛愚切以為不然彼以官正所掌謂官府之胥徒給繇役者在官中治漢衛士故曰兵衛不思官伯郎衛明言作其徒役之事則士庶子亦有徒役也何以不為兵衛乎愚以周禮考之官正官伯所掌皆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

也蓋天子之衛有三而其別有四卿大夫士之官吏在宮中而直宿者宮正堂之卿大夫士之子廢子在宮中而入衛者宮伯掌之既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居守環列之衛也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既朝則在路門之左太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屬馬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既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卒四夷之吏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之帥四翟之隸使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隸掌之此周防鍵閉之衛也宿衛之別有四而郎衛兵衛俱在其列二者常相聯焉然而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為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

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所以勸之使為善也辨其外內幾其出入去其滯怠與其奇衰之民所以警之使不為惡也均其稍食使無廩食不繼之憂會其行事使無曠官廢職之失夫百官府宿衛王宮者均稍而會事可也其人必以官德行道藝之選而無滯怠奇衰之習矣尚何待於警勸哉蓋百官府之宿衛必有供給徒役之民苟不以時而糾勸之一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為德行道藝之害居王所者必皆薛居州而後可此官正所以奉奉於此也至於士廢子之在版者是其卿大夫士之手弟有師保以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惟均其秩而頒其衣采均其叙而掌其誅賞糾教之法雖不

如宮正之誅然宮正為宮官之長其為糾察之時必不遺士庶
子也如此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
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氏以下
大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又况虎賁
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
為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廁跡於其間師氏
虎賁無非吉士侍御僕從固匪正人平時夾階庇而立堂垂執
劉鉞而止戈刃者卒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而何
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為宿衛也官正官伯則統於太
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為司徒
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官皆

王官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戎戒不虞備存無患先
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為防嘗觀成王之季太保乃命仲桓南宮
毛偃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夫虎賁之士非
太宰之屬而太保得發之則太宰兼摠兵衛亦明矣然呂伋雖
掌兵非有宰臣之命則不得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卿將
命以往則亦不得以專行兵權散王不在一人周人制兵之意
深矣抑嘗自周之官衛而考漢制則漢光祿勳之所掌者郎衛
也衛尉寺之所掌者兵衛也郎衛有中郎侍郎中郎將郎中騎
將郎中戶將郎中車將之屬如羽林期門皆屬焉兵衛有長樂
未央甘泉建章宮衛尉衛士令丞之屬如左右都僕八屯衛尉
司馬皆屬焉此南軍也猶周官衛也而說者多以南北合論之

則非矣。蓋南軍衛宮城，此衛兵也。北軍象京師，此畿兵也。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內，故漢衛王宮之軍，謂之南軍。宮衛既謂之南，則京師之軍，謂之北軍，所以別也。按周勃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則南軍主之，衛尉明矣。表曰：衛尉掌宮門屯兵，是以南軍衛宮城也。按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則北軍屬之中尉無疑矣。表曰：中尉掌徼巡京師，是以北軍護京城也。北軍本無衛名，與宮城無尉。雖文帝嘗拜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南北軍，而未幾復罷之矣。然則北軍為畿兵，此漢制也。而周人獨無畿兵乎？蓋周人王畿千里之地，寓兵於農，司馬所制六軍，即畿兵也。第不如漢人北軍調兵三輔，而有番上之勞募兵五校，而有長屯之衆。而唐李揆嘗謂漢以南北軍相統，彼徒

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必令平陽侯告衛尉，則謂南軍可以制北軍。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入，天子與太子戰，則謂北軍可以制南軍。此相統之說也。不思古人有兵權相制之意，而無兵勢相統之形。周制六軍雖屬司馬，而將皆命卿，是一卿分主兵權，爾握兵之密固，可以相分置兵之謀，不可以相忌。如曰中外制兵，而必使之相統，則周人王宮之衛亦與王畿六軍相統乎？漢之城門校尉亦屬北軍，按劉屈氂傳曰：武帝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至成帝時，羊河侯譚等以特進領城門兵，則城門兵尤重矣。周禮司門下士二人，每門下士二人。鄭氏謂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宮十二門，不思成周司門之官合胥徒共七十八人，每門亦九人，而身兼執事，而其職則寡矣。

如漢城門兵之制邪夷致成周之制惟聞有三宮之衛而未聞
設王畿之衛惟聞有王畿之兵未聞有城門之兵蓋人所以持
衛王國者有不專倚於兵矣愚故因宮正官伯郎衛兵衛之辨
而及漢人兵衛之制又因南軍北軍衛兵畿兵之辨而及周人
畿兵之制故併以是而辨周漢城門兵制之異云

按南軍衛宮城以郡國兵番上為之則在外而且遠北軍謹京
城以三輔兵番上為之則在內而且近此其意何邪蓋三輔在
內而近人有閭里親戚之愛以之護京師而無腹心之憂郡國
在外而遠人無覬幸非常之望以之衛宮城則無肘腋之變亦
如師氏帥四隸守王門王宮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蓋謂是歟

漢南北軍圖

南	衛尉	軍
掌	衛	屯兵
南軍衛尉主之公車司馬衛旅 賁三令丞及諸屯衛候司馬二十 二官皆屬焉以郡國材官騎 士為之按蓋寬饒為衛司馬歲 畫交代人皆自請復留去更一 年知其以此等人為之也		

郎	衛	軍
掌	衛	屯兵
光祿勳掌有中郎五官郎將左 郎將侍郎郎中郎騎將期門羽林皆 屬焉張釋之為騎郎李廣為郎 騎常侍是也期門乃執兵送從此 郎無員羽林乃以六郡良家子補 之如趙克國以六郡良家子甘延 壽以此地良家子補羽林是也		

按後漢百官志也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皆自掌宿衛兵今

屬之北軍中候以北軍而領宿衛兵何也晉致前表以八校
合為城門後志以五營屬之北軍是兵權散主之意亦如四
隸帥於師氏虎賁屬於司馬歟

北中尉軍 掌徵循京師

北軍中尉之中尉令丞尉及左右京輔都尉城兵卒皆屬焉軍以群輔審為之按黃霸為掌北君發騎主龍軍調馬不遍可知矣

城門尉 京師門尉

周禮司門于寶註云如今校尉每門下士二人于

中壘

掌北軍壘門內

射聲

掌待詔射聲士

屯騎掌騎士

胡騎

掌池陽胡騎

步兵

掌士林苑門屯兵

長水

掌長水宣曲胡騎

越騎

掌越騎虎賁掌輕車

武帝置八校各有司馬胡騎不常置故云內增是校中興省中壘置北軍中候監五營胡騎長水虎賁並射

射聲故曰北軍五校按胡騎越騎

如周四隸虎賁如周虎賁

膳羞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玉食與威福並言則是惟辟獨專而非人臣之所得有也蓋玉食言美食也膳亦食之善者也鄭康成謂今時美食謂珍膳皆玉食之謂也是以天官之屬自宮衛之外未遑他事而首及膳夫之職寧不以膳羞為重歟膳夫食官之長詩曰仲允膳夫又曰膳夫左右古人拳拳於膳夫者蓋以膳夫得人則可以導人君奉養之節而聖人君嗜欲之原左右前後之人必不至以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也或者徒知以一人而治四海以四海而奉一人固宜受天下備物之供享天下備味之奉而不知古人所以受而享之無愧者要必有以養其心也豈徒為是口體之養而已哉且以膳夫下數

官考之食膳飲之用六珍之用八羞醬之用百有二十鼎俎之物皆十有二此膳夫掌之也六畜六獸六禽之名死生魚鱉羞薦羞之物膳羞好羞庶羞禽獸之供此庖人掌之也內而膳羞割烹煎和之事脩刑膾胾骨鱠之具內饗食共之外而割烹脯脩刑膾之共鼎俎牲體魚腊之實外饗共之享人共鼎鑊給水火之齊以職於外內饗甸師共采盛帥薪蒸之徒以役於外內饗獸人共獸獸人共魚鱉人共魚鱉龜蜃腊人共脯腊膾胾此皆備物之供備味之養以奉承乎一人是之謂玉食也然聖人豈自奉養而使肥甘日足於口邪今觀膳夫之掌膳也玉燕食則奉膳贊祭所以起其敬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所以謹其微侑食以樂卒食以樂所以導其和庖人則辨香臊腥羶之膏而欲適四

時之宜內饗則辨膾膾臊腥羶之臭而去其六物之不可食獸人則辨冬夏春秋狼麋獸物之獻而取其聚散溫涼以救四時之苦古人之於飲食允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無不曲致其詳是以居移氣養移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蓋存我則可以厚蒼生安身則可以保國家也又况膳夫之膳諸臣祭祀婦脹於玉如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屢而受之及受都宗人家宗人之致福者則受之以給王膳以羔鴈雉為摯而見於玉如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即宗伯以禽作摯者亦受之以給王膳羞致福之肉亨摯見之禽不惟起人主之敬心亦見王之不安費物也獸以時田魚以時梁龜鱉亦以時簋則是王之奉養有節而交萬物有道也雖曰王后世子之膳與禽膳夫庖人不

敢會然太宰已有膳羞之式王饗無妄用臣亦無妄供雖不會猶會也至於殺牲盛饌日舉三舉則內養陳其嘉羞以牲體實之醢人則共醢六十舉醢人則共醢六十舉王日一舉齊日則三舉蓋其將交神明必饗食以致養宜豐於常日也否則日一舉焉若有喪荒禮裁饗殺則又徹常日之膳而不舉蓋人君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有凶變則感而心感而類而莫敢違安矣况敢以盛饌自豐邪歷者數官凡所以奉承於王者其辨物也以時其用物也不妄其取物也有道其視物也同體不徒為口體之養而且以養其心此之所謂飲食宴樂之所謂養八珍九鼎之所謂異而耳目聰明大人格心之學此為有助於王而掌於太宰也西漢太官令猶膳夫等官也漢以隸於少府而掌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東漢則以奄人主晉人則屬之光祿渡江以後則又隸之侍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而大臣皆無所政令於其間矣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養體且不足况能養心乎

燕禮

嘗謂詩之鹿鳴則曰燕群臣常棣則曰燕兄弟伐木則曰燕朋友湛露則曰燕諸侯周之燕可謂禮之備而意之周矣今觀周禮禮有燕禮樂有燕樂射有燕射皆所以隆君上之恩而洽臣下之歡也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而特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燕曰及賓客何獨詳於諸侯而略於群臣邪秋官司儀亦曰王燕則諸侯毛則是亦燕諸侯而已竊改湛露之詩曰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又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其思意之決洽諸侯為至矣然以燕諸侯者推之則其燕群臣之意可知矣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飲食賓射寧非燕及群臣兄弟朋友邪然嘗考之膳夫曰王燕飲酒則為獻主酒正曰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泛言燕飲者皆燕臣也獻言勸之以酒若有所獻於臣也君無獻臣之禮故命膳夫主之言臣不可敵君也奉言賜之以酒若有所奉於臣也君無奉臣之禮故命酒正共之言臣不可亢君也且王之燕臣非不親斝杯酒接殷勤之歡有如太僕言王燕飲則相其法是王之親燕臣下而太僕相其左右也今獻則使膳夫奉則使酒正而王不親焉蓋臨以君臣者其分嚴待以僚友者其情

浹否則亟問亟餽而使臣下僕僕亟拜爾其何以盡其歡邪南有嘉魚一詩成王樂與賔也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樂猶未已而至於衍綏猶未足而至於又思也者情之有加而無已也然則燕臣之禮行之於周官者粲然有文以相接歌之於周雅者驩然有恩以相愛此成王所以燕臣之意歟

饗食

外饗掌外祭祀割亨者也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割亨之事鄉里庶子亦加之酒正掌共王飲酒者也凡饗者老孤子與士庶子皆共其酒樞人掌共內外朝覲會者也若饗者老孤子士庶子

共其食按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
樂師曰饗食諸侯享其樂事奉鐘鼓世婦內宗箒師言賓客
之饗食與庸器司干言賓饗皆諸侯賓客也外而諸侯賓客有
饗則內而群臣可知故肆師曰饗食授祭司几筵曰大饗食大
師小師執師言大饗亦如之鐘師言饗食奏蕤樂笙師言饗共
鐘笙鐔師言饗食鼓金奏泛言饗者則群臣預之也蓋臣有以
獻於君君必有以饗於臣足以國之貴游子弟宿衛王宮者亦
以其禮饗之鄭氏謂者漢饗衛士使之則饗之宜也若夫耆老
則不與戎政者也孤子則弱未任事者也先王必隆其禮而饗
焉且使掌祭割亨者而掌其事共王飲酒者而共其酒使共外
內朝食者而共其食毋言饗士庶子則老者老孤子是待之尤

重於士庶子何哉蓋聖人之治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一征役之施舍必辨其老幼一獄刑之赦宥必
憐其老幼此皆尊老慈幼之意也至於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
養其孤老誠以為天下老者幼者孰非可養之人聖人病其施
之不能博而衆不可以盡濟也故姑以老老幼幼之仁而寓之
饗禮爾按司門曰以共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謂死事者之父
子也耆老雖不與於戎政亦念其子之死於政也孤子雖弱未
任事亦念其親之死於事也饗之豈為無謂乎周人飲酒皆有
限獨於此共其酒而無酌數者蓋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
以相愛所以曲盡君臣之至情也以酒之酌且無數則君人之
所以待老幼者其仁為無窮由推之則養身之饗食福食之饗

其恩禮不亦厚乎其所以為是委曲周旋者不特報其父子之
死王事亦示人君之恩而勸天下之忠也蓋養老所以教天下
之孝恤孤所以教天下之慈一養之項而可徒慈幼養老之教
已寓乎其中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悖行一物
而忠與孝慈之道達焉誠使後世能守是意而推行之則饗老
之禮行而絳縣四百甲子之老不辱在泥塗矣饗孤之禮行而
受齊之乘車兩馬五邑之賜者不獨一顏庚之子矣上以是施
下以是報橫草之老執戈之童孰為後世而無若人哉

耕藉

甸師掌王藉者也何以統於冢宰而列於食官以其職攷之曰
共盞盛曰共蕭茅共野果麻之薦而已初無預於飲食之事豈

特以其師徒役外內饗之事而遂列之於此邪曰非也蓋先王
設飲食之官雖曰共王膳羞而實崇祭祀之事甸師而上有膳
庖饗食之官下有獸魚鱉腊之官膳夫祭祀則徹胾俎庖人祭
祀則共好羞內饗則掌宗廟之割亨外饗則掌外祭祀之割亨
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獸人共祭祀之獸廩人共祭祀之魚鱉
人共廩砥腊人祭祀共腊物先王以禮人之禮而事鬼以事存
之禮而事亡一食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况采盛之
奉詎可忘其自来邪以甸師而列於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而
不忘孝也記曰天子親迎於南郊以共采盛謂藉田千畝也天
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此耕藉田以教諸侯
之孝今周官但言甸師師藉藉王藉以特入之豈特付之有

司乎成王之於農也無不詳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於民田猶躬戾止况藉田乎甸師亦特言其職云爾按內宰王后帥六宮而生蠶種之種而獻于王註云王當以耕于藉田地官舍人亦曰歲時辨種種之種以共于王后之春獻種則其躬耕藉田可知矣夫以天子自躬親耕之禮則天下孰不勸於耕以耕藉而共染盛則天下孰不勸於孝其田千畝或有菜田使之共蕭茅果蓏之薦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曠土其徒三百人自耕藉之暇則使之以藉蒸役外內饗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游民故曰耕藉者天下之大教也然藉田之制後世猶未盡廢而先王教孝之意已不復存以之為司子孫且不藉千畝他可知也漢自文帝始開藉田率

耕以共染盛猶有古意他如耕于鉅定耕于上林耕于鈞盾弄田皆非耕藉之禮彼焉享主食之奉勅焉而不念染盛之所從出是誠何心哉周人以甸師而厠於食官之列食官闕則甸師廢矣飲食不可闕則藉田不可廢蓋亦相與講求其禮而行之乎

同姓

周人以睦族為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此本根所繫支體之愛脈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叙族周之睦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人同是心心同是理篤親則民興仁睦族則民歸厚其所以淑人心而開天理者其功不既多矣乎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

弟以脹腦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疎巾車則掌金路而駉同姓之封司正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誼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王族者蓋知所自愛矣不幸而麗于法則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不敢以即于市在掌囚者不敢囚以而適市則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戮在掌戮者不敢戮以踣市必以殺之于甸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夫周人之於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啓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周人必以刑于甸師氏者記曰王族無宮刑理不剪其類也刑于王族理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然周人之意有不在是蓋甸師掌

共染盛為王子孫者蓋亦思染盛之奉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可免則刑之于甸師是猶得罪於祖宗而祖宗戮之也吁周人戮同姓于甸師氏豈得已哉自此意不明而常棣之詩廢角弓葛藟之刺興甚至同氣相刃同姓相兵天下不復見成周忠厚氣象吁太宰之繫民必曰宗以族得民司徒之安民必曰聯兄弟皆所以陶天下於忠厚之歸也上之人有族不睦而欲民德之歸厚難哉抑嘗觀甸師氏惟曰同姓有罪則死刑焉而掌囚掌戮九有爵者必歸刑於甸師氏又以見成周之體群臣也古者刑不上大夫苟有麗於罪者必以入辟之議以宥之命夫命婦且不躬坐獄訟凡有爵者亦不以奴罪加之皆所以存臣體也宥罪而不殺戮其忍刑之於市乎刑于甸師者亦

以羣臣不能共榮感之奉而祖宗戮之也吁群臣之有功者葬則居於先王之公墓祭則預於先王之大烝今乃有罪而歸刑于甸師者亦豈周人之得已哉故雖以甸師而戮同姓而親親之仁行焉雖以甸師而戮有爵而尊賢之義行焉尚姓有爵之人亦可以自省矣

醫官

天官自宰夫而下第一項是宮官所以防肘腋之變而弭之於無刑之始第二項是食官所以保身體之安而養之於無事之日第三項是醫官所以全性命之正而藥之於無病之時三者體統雖殊而脉絡則一皆關國本民命之大者醫師為醫官長下四官各有所掌食醫和食疾醫養疾瘍醫瘡瘍獸醫瘡獸或

者尚疑其冗長不亦過乎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懼不精也人而無恒不可為醫懼不專也疾醫不使之療瘍內外之證異也民醫不使之療獸民物之職殊也先王之謹疾重醫如此惟求其精而專尔豈暇計其冗且長乎今觀疾醫之養民疾也必先辨其為春夏秋冬之疾然後以五味五食之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察之以九藏之動此非精專於內證者能之乎瘍醫之療民瘍也必別其有腫潰金折之瘍然後以三毒攻之以三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又辨其辛酸鹹苦甘之藥而為骨節氣肉竅之養此非精專於外論者能之乎至於獸醫則兼疾病之養其病也為難知則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然後其病之所發而養之其瘍

也為難攻則必灌而副之以發其怒然後藥其所攻而養之食
之此非精專於治獸者能之乎為醫者則聚毒藥以共醫
官分疾者而使疾醫治之分瘍者而使瘍醫治之歲終則稽其
事而制其食以失全之多寡而分上下民死則言其所以而入
於醫師獸死則亦計其數而進退之此又所以稽醫官之能否
也為醫官者有不究心於醫者乎觀民之疾瘍有醫有以見先
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有以見先王愛物之仁然而民
物安矣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而不使醫官共其事
何邪曰此當以食醫求之乎在民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在君與
臣治其疾於未然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故食醫
一官當和王之六食六飲膳羞醬醢之齊濕熱寒涼之齊既以

時賦之酸苦辛鹹滑甘之和又以時調之牛羊犬豕鴈魚之食
秣黍稷梁麥菰之宜又必取其味之相成而會之此不特為王
和之也故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食醫雖不及藥石之具而以
醫名官是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日養其正於無病之時而不待
療其疾於既形之後也不然則醫官何職而必繼之於食官之
後食醫何職而延居於疾醫之先豈無意歟夫既以食官養之
於其前又以食醫和之於其後疾病何由生也不惟此爾醫官
而下酒漿有官醢醢有官爨人共冰籩人共籩鹽人共鹽可以
佐膳羞而成五味之旨調飲食而治四時之和者無所不致其
謹列醫官於其中而前後皆謹飲食之義又况官人舍人掌次
之職在在有不惟致謹於飲食之間又且致謹於起居之際

尚何有疾之可治邪觀此不知養生之法亦可以知治國之喻雖然尊且貴者固養之於無疾之前卑且賤者乃治之於已病之後先王亦豈一切聽其民至是哉凌人之藏冰出冰司燿之出火納火皆為民也冬藏冰而春出火所以助陽而抑陰燠納火而夏出水所以助陰而抑陽陰陽既均疾癘不作是亦養之於未然而不特療之於已然也不幸而有風雨霜露之感民之財勢不足以致良醫官不使人治之則將誰治之邪觀其治疾之術民之瘍者則養與攻療並施豎之病瘍則養與療藥並用如民之疾則內證也不施攻療而一意於養蓋其元氣之真必待於保全性命之正必加之存養此又醫官之良術歟然周之膳官醫官皆統於太宰者蓋太宰與主論道經邦而燮理陰陽

者也其所以養之於無事而圖之於未然者功居多矣昔晉平公惑女寵而致疾而醫和以為良臣將死知悼子未葬平公鼓鍾飲酒而杜蒯婦咎於木師之不聰蓋不能救君之過而忘君之疾非臣子之責而誰責人君一起居一飲食之頃不知致謹皆足以生疾大臣無所統則小臣何所忌邪西漢以太醫太官湯官道官及胞人皆隸於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之遺意至東漢則尚藥太官御者雖如舊而悉用奄人主之彼徒如周官酒官籩醢之屬以奄人為之不知膳官醫官則皆上士中士下士也晉以木官屬光祿以太醫屬宗丞渡江而後則皆隸於侍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不統於大臣而委之近侍奄墜其所以防微而杜漸葆和而毓粹者尚何望邪共王醫者商

如是况能慮及民乎吁後之人有尊君禮而重民命盍亦相與
講求周公之意云

酒政

成周酒政嚴矣在周書則有酒誥一篇在周禮則有酒正等官
夫祭祀必有酒奉養必有酒奠饗必有酒是不容一日廢也然
甘酒有戒酒有征沈酒有誓彝酒有誥先王無不致謹於酒
今周人以酒設官將共酒邪抑禁酒邪是五齊之酒三酒四飲
之物厚薄之異清濁之異新舊之異此固酒正之所必辨也祭
祝之用賓客之用王后世子飲膳之用耆老孤子士庶子饗食
之用此正酒正之所當共也祭祀而無酒則無以交此誠於神
明奉養而無酒則無以洽此誠於君親奠饗而無酒則無以暢

此情於臣子此酒之為用博矣故以對神而言則謂之凡酒司
尊彝曰凡酒羞酌是也以飲食而言謂之飲酒酒人曰賓客之
飲酒是也以陳設而言謂之陳酒酒人曰賓客之陳酒是也以
獻酬而言謂之禮酒酒人曰賓客之禮酒是也以祿養而言謂
之秩酒酒正曰凡有秩酒是也凡酒用於祭飲酒用於奠禮酒
用於饗陳酒用於祭養秩酒用於養老合而言之皆曰公酒酒
正曰凡為公酒是也若夫五齊則專用於共祭四飲則專用於
致養而已此酒之用有別也然而酒人以其酒入酒府漿人以
其飲入酒府是故三之所得用酒正之所必共而酒正掌酒之
政令則未嘗不記焉其酒材也以式授其官尊也以法共須酒
則有法以行之秩酒則以書契授之至於祭祀之酌且有數王

之奠飲亦有計也官會計惟以歲終而獨酒正之出日入其成
日計之也月入其要月計之也而使小宰聽之歲終則會雖不
及王后而世子之飲酒亦會之則周人之致謹於酒可知矣不
特此爾先王於飲酒之器而且有法存焉彝有舟以示其過量
則有沉溺之禍尊有壺以示其不節則有浸淫之患亦彝曰彝
所以示其祭酒之有常六尊曰尊所以示其祭酒之有等先王
器皿之度每每示戒而況於給用之際乎然此皆示人君節飲
之道也酒人漿人固奄人也酒正一官獨無一語以示民飲酒
之禁而黨正方且屬民而飲酒于序司徒之陽禮則教之以飲
酒鄉大夫之賓興則賓之以飲酒族師雖無飲酒之禮亦因祭
輔而行獻酬何邪蓋周人未嘗禁民之飲而亦未嘗縱民之飲

屬之而以齒教之而使不爭一則曰禮二則曰禮又何待於禁
乎羊氏秋官之屬則掌幾酒謹酒蓋以酒之溺人尤甚於水故
使掌水禁者幾而謹之也司賦亦官之屬則禁以屬游飲酒于
市者亦以市者人之所聚易至鬪鬪故有群飲不禁者則搏而
戮之也此二官雖非酒官之屬而實操酒禁以禁民者不知是則
群蓋以亂鄉井沉酣以貳風俗而獄訟日益繁滋矣先王於此
必立法以禁之若非後世禁民飲酒而自權其利也然酒禁不
掌於酒官之屬而掌於他官是不忍因酒以禁民而况因酒以
取利乎漢初蕭相定律禁酒天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禁羣
飲也文帝以酒醪靡縻而不禁五年夏旱而禁酤處民
乏也時於賜民群飲則賜酒天天下大酺示恩意也至武

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禁其利於上禁日益嚴而民之犯法日益衆昭帝始下詔罷權酤而又令民以律占租亦未免規酒利也其後宣帝賜百戶牛酒詔勿禁鄉飲酒之會則視之以為非常之恩豈知周人之禁民飲者以正民德厚民生而已豈設官以羅民利哉周人之教民飲者以暢民心洽民禮而已豈示恩以示民樂哉故曰以禮道民而為禁則周人鄉飲人不以為私其禁酒也不以為怨以刑罔民而為禁則漢之權酤人不以為法其賜酤也不以為恩

藏冰

冰之為用重矣在飭風則誅鑿冰在春秋則書無冰在月令則記開冰在左傳則述藏冰蓋冰之有無有以驗天令之愆調冰

之出入有以關民生之安否此周官所以有凌人之職也今以其職攷之外饗食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亦以鑑是飲食不可無冰也祭祀共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喪槩冰是賓客喪祭不可無冰也凌人以正歲十有二月大寒方盛之時而令斬冰則冬月治冰政矣以二月將獻羔開冰而始治鑑則春月治冰政矣夏暑方盛而頒冰則夏月治冰政矣秋涼不用冰而刷冰室則秋月亦治冰政矣無一事而不用冰無一時而不治冰政則冰之重可知矣蓋藏冰所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未至則閉塞而為疾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為疾蓋防患者或養其弱而抗其強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而備暑或

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助陰而禦暑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應疾不作民不夭禮凌人之冰政實有助焉故周人以凌人一職而繼於膳官鑿官酒官之列蓋將調其氣於無事之先而不待藥其病於已然之後也凌人一職雖無一語及民然而夏曰頒冰則必均及字民矣不然則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爾古人拳拳於凌陰之納者豈特如大學所謂伐冰之家僅止卿大夫而已哉

鹽政

鹽民之食不可一日闕也其用則與民共之其利則在民而不在于官也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蓋貢其所有以共王用爾周官鹽人一職以百事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共邦

事未嘗以鹽之利而共邦財也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而其味甘謂之飴鹽有積其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非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共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共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共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嘗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為之掌其政令謂供若無爾待其戒令請煮鹽爾自然祀賓客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蓋以共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蓋以共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自後世以鹽致

富強而權利之禁始興世儒乃謂先主山澤亦必有厲禁以遏
 民趨利之原不思虞衡等官因設厲禁以為之守初未嘗私其
 利於公上而亦何嘗有一語及鹽乎故嘗謂壞天下之風俗者
 管仲也啓公上權禁者猗頊也蠹人主之心術者鄭當時也齊
 桓問管仲何以為國而仲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舉先王公
 共之用而為後世自私之具管仲者作俑之尤也伯主既資鹽
 利以富其國則民之趨利日熾矣豈非壞天下之風俗乎魯人
 有猗頊者用鹽起家致富與王者埒取天下通行之利而為私
 家擅有之財猗頊者龍斷之賤也豪民且專鹽利以富其家則
 上之征利亦無恠矣豈非啓公上之權禁乎權禁固無恠也鄭
 當時何人乃逢武帝之欲推轂齊之大煮鹽者用事漢朝而權

鹽之法始密鄭當時者其蠹賊之臣乎人主心術自此蠹卒寧
 不謂之鄭當時之罪歟且以成周之鹽政鹽人一官掌之不過
 奄女官奴而已至漢天司農屬官有幹官有兩長丞有水衡都
 尉有均輸官皆主鹽事以至郡國鹽官有三十九鴈門沃陽有
 長丞鹽其法既密則其官必繁也烏乎周以鹽用而共邦事自
 宿祭膳羞之外則不敢以一毫取之民漢以鹽利而共邦財自
 公上權禁之外則不肯以一孔遺之民方且權鹽之不足而又
 權鐵權鐵不足而又權茶鹽鐵之權茶鹽之權自漢至唐法日
 密矣儒者不排其非而反取成周山澤之禁以佐其說豈不惑
 哉

財計

王金陵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今觀周官貨賄之入不過太宰九職九賦九貢之日爾民職所貢有常額地職所斂有常制侯貢所致有常法尚何待於理乎然則周人理財之道非見於理財之日而見於出納之際非見於頒財之頃而見於會計之時攷之太府九賦以待膳服九事九貢以待吊用五事九職之貢以充府庫或貢之餘以共玩好太宰所以定為取財之法取此財也太府所以分其頒財之府頒此財也內府所受受此財也司會所計計此財也司書所叙叙此財也別其為金玉則曰貨別其為器幣則曰賄總而言之則曰財周官掌財固非一職而斂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故入而受之太府也分而頒之太府也凡執事者受財用受於太府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取

於太府也太府為府官之長而司貨賄出入之權則利權不分斂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於諸府而不專摠於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為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為功而後之不繼不恤也財如何而不虧哉然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氏謂受藏若內府受用若職內職內乃司會之屬非受用之府矣王氏詳解以職內為受藏以職歲為受用此二職者掌出入之數爾而謂之府亦非也劉氏中義以內府掌良貨賄知其為受藏外府掌共百物知其為受用然內府曰以待邦之大用謂之受藏亦不通若按其文王府掌良貨賄之藏受而藏之宜為受藏之府內府掌受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宜為受用之府然受藏曰貨受用曰賄有二府皆言貨賄又不

然矣意者太府自有藏用二府以受貨賄太府櫛之而內府則兼掌之以待用歟債曰藏者亦藏之而待用也太府而下三官王府掌王金玉玩好兵器凡貨賄之藏皆式貢之餘財所入焉此王之內帑也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其器以待邦之大用與四方所獻之物典婦功所頒之物入焉此王之公帑也外府則專掌邦布入出以共百物以待邦之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此亦王之公帑也王之公帑二內帑一以公用多而私用少也王府掌金玉服佩燕齊之物皆在焉故一謂之王內府待邦大用而四方使者所受之物則奉之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是其用固在外何以謂之內豈非以貨賄之藏在乎內而不可以輕用者乎外府固待邦小用而王后世子衣

服則共之至於歲終而王后之服且不會是其用又在內何以謂之外豈非以其泉布之流通在乎外而不可以私用者乎或者徒見外府內府之名遂以內府為內帑外府為公帑則非矣三府各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若夫財之出入必有會計則有司會而下五官以主之司會為計官之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財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分治不至於曠官暴子百物財用在善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會計則用者不至於踰法以參互考日成則日考之也以月要考月成則月考之也以歲會考歲成則歲考之也既逆其治而聽其會又考其會而知其法考之名

亦詳手按宰夫之職有能足用長財善物者與凡失財用物辟
名者宰夫得以乘其出入詔冢宰而誅賞之今司會則以詔王
及冢宰而廢置之宰夫既有以詔而誅賞之小者司會又有以
詔其廢置之大者則其致謹於財可知也司書為司會之貳掌
其版圖而周知百物之出入財幣之餘則使入于職幣財用之
用則必考于司會三歲則大計吏治而民財器械之數田野六
畜夫家之數山林數澤之數無以知焉以逆詔命以受稅法以
入要貳以考邦治無不掌焉司書會計之書又可謂詳密矣職
內則掌賦入之數以逐賦用及會則以逐賦歲之出職歲則掌
歲出之數以逐賦用及會則以贊司會之逆一出入不搖之
以一職而以二官攝之是以出入相攷也職幣一官乃掌幣餘

之賦者也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替之是雖式貢
餘財既會之而有餘復會之而不妄費也不特此爾司裘何與
於會計而歲終且會其裘事掌皮何與於財用而歲終亦會其
財齎以二官而繼於計官之列則其細事比會可知矣此則成
周會財之官然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為財
官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為會官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
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債
賄之出入者其言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
之官鉤考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為太府者反
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非不惟無以遏
人主之縱欲而且不足以防有司之姦欺也今也以尊而臨卑

以多而制寡則糾察鈎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又况司會等職皆職之於天官而冢宰以九式節財以歲終制用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掌之以下大夫之太府計之以中大夫之司會又臨之以上卿之冢宰如此則財安得而不均用安得而不節國計安得而不裕哉故曰成周理財之法不在取財而在出財不在頒財而在會計觀此亦可見矣鄭氏乃謂太府若漢司農職內若漢少府司會若漢尚書前輩則謂外府為司農王府內府為少府愚謂司農猶內府少府一王府蓋司農給公家之公用始名內史後改為司農猶內府之遺也少府為天子之藏本名少府後為少內猶王府之遺也尚書即是少府屬官即非司會之比獨高帝時以張蒼為計相此可比司會耳蒼既罷而此官不復置主會計者特其屬官以屬官而會長官之財則其勢必有所不行者矣至唐置三司使凡財賦國用之利盡歸鹽鐵使凡財賦之入盡歸戶部而度支則會計之故三司只設副使而以三司使為長雖別設官以相稽考然已是三司屬官亦非成周設官之意甚至為漢丞相而不知一歲錢穀之出入謂之責治粟內使為唐宰相而曰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是豈大府司會兼屬冢宰之意乎讀周禮者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太宰之可以制司會則理財之法庶乎有可得而論者

內帑

先儒以職內比漢少府而謂職內之財為天子之內帑豈有

待邦之移用者而可以為私藏于後人以王府內府俱比漢少
 府而謂二府之財皆為天子之內帑于豈有待邦之大用者而
 亦可以為私費乎夫天子以天下為一家財本不可有公私之
 異幣本不可有內外之分而况職內乃言掌邦之賦入以貳官
 府都鄙財入之數內府乃言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此蓋
 天子之私財謂職內為內帑固不可謂內府為內帑亦不可愚
 故以王府為天子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蓋先王先民而後已
 必不以貢賦之公而給玩好之私必不以貨賄之本而共賜予
 之末也且以周禮考之太府則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餘
 財以共玩好職幣則曰斂凡用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
 詔上小用賜予職歲則曰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受之中車

會車出入歲終則入齋于職幣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
 餘是皆以餘財而共用也內府外府固亦供好賜予之財用安
 知不以大用小用之餘財而共之歟今觀王府所掌王佩服之
 玉則共之諸侯相會之玉則共之王之燕衣執器則掌之金玉
 兵器文織官貨賄之物則藏之至於王有好賜則共其貨賄王
 府所掌則知是所供者如是也其為天子之私藏乎獸人之皮
 毛角骨則入于王府漁人之漁征則入于王府廛人之皮角筋
 骨則入于王府澤人之國澤財物則入于王府有如遂師言入
 野職野賦于王府是亦九職九賦之物然只是野之所入則他
 處九功九賦不入王府可知矣王府之所入者如此則以之而
 供玩好賜予之用何傷乎况太府摠乎其前司會計乎其後

製 複 不 許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上焉又有太宰以臨之則財雖私而實公幣雖內而猶外也然
王府掌金玉固也兵器貨賄之良內府既受之王府亦藏之其
器金玉之獻內府既入之王府亦藏之何也蓋內府以給公用
王府以為私藏有內府公用之常而又有王府私藏之積無事
之時一歲所入足支一歲之用一旦事起於非常變生於不測
將何以佐用度之不足者哉此王府之藏又將為內府之副非
特為玩好賜予用也且以職內觀之及會則逆職歲與官府財
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以職內且叙官府之餘財以
待餘用則知王府之藏亦可得而移用矣漢初猶有古意以大
司農給國家之公用以少府給天子之共養嘗觀哀帝發武庫
兵送董賢母將隆奏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

司農錢雖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費以出少府是不以本歲
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元帝世賈捐之言暴師未一年費四
十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猶以私藏為公用以
內帑為外費此美意也況少府外朝之臣而得主內廷之物故
官掖無擅用之私而奄宦無干預之弊尤良法也東漢始出少
府錢屬之司農非不可也然官中私用一切於司農取之而司
農不應其求章和以來不能堪此遂於官中自立一監命奄人
主之桓靈之君每嘆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錢以為私藏矣
唐始以財賦歸左藏非不可也及第五琦不能禁豪將之求取
乃悉歸之大盈後庫是以天下公賦而為天子私藏至楊炎請
出內帑以歸有司議者是之未幾盧杞一用而大盈掩焉

已蓄而命宦者主之矣夫尊為天子官有四等苟一切限制之而玩好賜予之費不得行則其勢必有所不便利婦公上權在一人苟一切私有之而經常用度之費不得預則其情必有所不安誠知王府為王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又誠知內府為王之公帑而王府實佐焉則可與語周官之法度矣而或者猶疑其如德宗受裴延齡之欺因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不亦過乎

錢幣

內府與外府並立內府待邦大用外府待邦小用宜其為貨賄同也今外府惟曰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百官公用之有法者用布王后世子之衣服則用布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財用幣齋賜子財則皆用布不知此布從何入乎考之泉府亦

掌布者也泉布之布則是屨人所斂司市介次忍次所稅之紵布肆長所稅列肆之總布質人治質劑者之質布市官罰犯令者之罰布屨人征邸舍者之屨布入馬泉府謂以市之征布斂貨之滯於民者是也外府掌布以待用不言九賦九貢九功之所入或者載師所斂宅不毛之里布閭師所斂民無職者之夫布而藏之以待小用歟此等所入無幾何以待邦用或者九賦之中有人泉者乃入於外府歟然此特言布之入也而周人作布之法果誰為之歟按禮志言大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一銖故泉流於泉布於布矣泉取其流布取其布故司市曰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行使也豈非太公始立此法九府圜轉而周家君民通用歟然此特言布之始而周

人作布之意又果何謂歟按景王二十一年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灾厲於是乎量齊幣權輕重以救民夫幣以天灾而作是特權宜之制爾故司市亦曰凶荒札喪市無征而作布豈非民之物貴乃鑄錢以饒民歟且夫行布以阜貨而行貨不通則布之用窮作布以濟民而作民不之則布之利輕今外府堂布雖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實小用則給之是以賈疏亦云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而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餘府是以古人邦用允貨賄布泉皆可以助邦用而所賴於泉者輕後世凡百所用一出於錢則泉安得而不困哉漢唐以來鑄錢之令或寬或嚴鑄錢之制或輕或重鑄錢之數或多或少或寡而國家輕費或有餘或不足動皆以錢為虛實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共小用爾何後世轉倚之而待邦之大用也故曰以泉布而佐邦之小用則泉布常見其有餘以泉布而供邦之大用則泉布常見其不足抑嘗因是而考之載師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曰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按康成之說布即泉爾然布參印書之幣可以貿易亦名為布則與泉布相為流通行使者也殆今之所謂楮幣歟夫泉布以輔以輔貨賄之流行參印書之布又以輔泉布之貿易然鄭司農不於泉府外府等官言之特於里布而及此則是古之為參印書者以與廛里之民而使之貿易耳古人不以泉布待邦之大用則其資於參印書之布必輕也周禮一書但言及布後世動以楮幣為大計於是乎有錢楮輕重之議豈識古人作布之

意哉

內政

太宰佐王統百官者也而其分職率屬不惟統王朝而玉宮之政得與焉不惟統王宮而玉寢之政亦及焉不惟及王寢而王宮之政亦屬焉此見宮中府中合為一體而大臣無所不統也蓋天下之治自閨門衽席之微而達之於朝廷表著之位自朝廷表著之近而達於鄉田井牧之間未有內不理而外能順家不齊而國自治者文王造周由兄弟而家邦自邢寡妻始由邦國而鄉人自正夫婦始成王周公之守家法其可不於王內政令致謹乎今以內宰考之掌宮中閤寺子弟之版與宮中官府形象之圖分官吏子弟之人與奄奚胥徒之民均其稍食而使居之正歲則又均其稍食稽其功事憲禁令于北宮而糾其守則后宮之守衛嚴矣歲中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必無冗食之人佐后而獻功者比其小太麋良而賞罰之必無廢功之職至於內宮自夫人以下之財用又從而會計之則后宮之會計嚴矣大祭祀后當裸獻則贊瑤爵正后副禕之服房戶之位而詔其薦徹之禮與樂相應之儀又贊九嬪左右薦徹之禮事而王后祭祀之事嚴矣凡賓客后當亞獻則贊裸獻瑤爵致后所致諸侯來朝與賓客之禮而王后賓客之事嚴矣上春則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于王地官舍人共之則后宮重農勸耕之禮行矣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蚕于北郊以為祭服而后宮親奉示孝之禮行矣凡此皆王之所以治

國者今內室以之而佐后皆太宰之所以治府者今內宰以之而理宮又况以陰理教六宮九嬪則后宮之人無不由乎禮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則后宮之人無不共其職禁其奇袤無邪行也辰其功緒無廢焉也一則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二則曰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三則曰均其稍食施其功事無浮食也內宰以下大夫二人而佐三治內之政如此其法其有不齊乎不特此耳內小臣掌后食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則猶王之太僕也內暨掌外內通令凡小事則猶王之小臣也閹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則宮門之禁嚴矣寺人掌內人女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而糾之則宮庭之糾察密矣王有太祝后亦有女祝王有太史后亦有女史王有司服后亦有內司服

王有弁師后亦有追師持外以士人為之內以奄奚為之以內外之不相混宮庭之不容雜處也以至典婦功絲枲三官此后宮女功事也奚用士人為之是以外人而稽女功也染人追師履人三官此后官服飾事也亦用士人為之是以外人而治服飾也此最人主奢儉所繫后宮風化所關非士人為之則害國政矣大抵王后均體者也王聽男教后聽婦順王理陽道后治陰德王聽外治后聽內職王之於后如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頃而後成者也是故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亦立三夫人九嬪二十士世婦八十一御妻理內之職與治外同則是齊家之道無以異於治國也是以王之三公論道經邦官不必備惟其人則后之三夫人亦坐而論婦禮無

官職宜也九嬪猶孤婦也分職率爲其任爲重內宰既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九嬪又以婦學之法教九御蓋一嬪統九御九御則八十一御矣女御以時而御王所以歲時而獻功事朝夕侍御於王景親近者苟不嚴之以教進之以時責之以功則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妍安能無異言邪世婦則猶大夫之職當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盥盛饗女宮而陳具羞職以婦言則於嬪婦之禮法素閑習矣夫故不待內宰九嬪教之鄭氏謂世婦不言數君子不苟於色有德則克無則闕是也不然則春官有世婦每公卿二人掌女宮宿戒亦預齋盛饗食之事而亦謂之世婦果何義哉由前而觀則后宮之官不虛設由後而觀則后宮之職不徒分成周齊家之道亦可槩見況有統之以內

宰臨之以太宰而又儀刑之以一人自然內和而家理矣或者則曰內宰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以宮闈之嚴而預市井之猥賤可乎內小臣后有好事于四方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使往以王后之貞潔而行諸侯卿大夫之交好可乎不思建國之初面朝後市是王朝先義而后宮後利也后宮者女功之本天下之所取法也內宰陳其貨賄乃所以示其度量淳制豈非葛覃言后妃之本者乎又况夫人命婦過市司市且有其罰則內外未嘗相雜也亦何嫌於立市乎按禮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子男來朝夫人致禮是王宮有致好之禮也王后者天下之母羣臣之所仰望也小臣致其好事好令乃奉后命而往也豈非卷耳言后妃之志者乎又况內人吊臨于外寺

人且帥而往立乎其前則內外未嘗相混也亦何嫌於致好乎
 或者又曰內宰小大夫也九嬪之教豈內政之所宜親春官世
 婦卿也六宮之帥豈內宰之所宜預不知內宰之屬有內小臣
 奄士奄人也內宰之教安知非奄人傳之乎世婦之吏有女府
 女史奄女也世婦之帥安知非奄女行之乎周人內政之詳如
 此而或者猶有不滿之論亦過矣周衰此政不行然詩人言豔
 妻之煽猶如婦咎於皇父卿士家伯惟宰之不得其人褒姒嫉
 妬讒巧敗國巷伯一詩所謂萋菲貝錦哆哆南箕者寺人孟子
 尚能言之蓋其家法相承耳目習熟尚知周政王內之政不爾
 也况當成周盛時成王周公身為之而身行之家齊而國以治
 國治而天下以平尚何以議為哉

王內圖



王有六寢大寢一小寢五后有六宮正宮一後宮五天宮宮

人掌王六寢之脩宮人脩之寢為太宰屬官是王寢與王朝
宮相通也內官有內小臣寺人等皆為內宰之屬而統於
太宰是則后宮之官與王朝相通也春秋世婦以卿帥六宮
內事有通於外者世婦掌之是則王朝之六卿皆與闈乎六
宮之事矣

門制

按鄭司農釋闈人中門之禁曰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
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康成曰雉門三
門也夫臯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臯庫門言有所藏也雉門取
其文明也應門謂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取其大也路門謂之畢
門者言自外至此而畢故曰畢此五門之義也考之周禮闈人

掌守王宮中門師氏居虎門左司王朝小宗伯縣衰冠於路門
司士有曰路門左路門右太僕建路鼓于寢門外其餘曰蹕官
門闈人曰守王門師氏虎賁曰詔居門太史曰垂首服法于宮
門太僕曰墨者使守門而已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可知其為
雉門夫寢門以其在寢門之前可知其為路門也虎門以其在
王朝之後畫虎焉此路門之別名也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既
朝故言路門為許此天子二門之名見於周禮也鄭氏何以謂
之五門書曰王出在應門內則知王有應門記曰庫門天子臯
門則知王有臯門應門故曰三有五門然周書又有所謂南門
者說者謂應門為應門以王者於應門向明而治故曰南不
思書言王出在應門內又言逆子釗于南門安得以南門為應

門也或曰南門雉門也雉文明之物而屬南方故曰南不思春秋書新作南門及書雉門及兩觀安得以南門為雉門也如此則天子五門并南門為六門者矣諸侯半天子之門則有三門鄭氏釋明堂位則謂庫雉路釋經詩則謂臯應路也說自相違戾以詩攷之乃立臯門乃立應門此古者諸侯之制禮乃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家語記衛莊公是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合是三者而觀之則諸侯有臯門庫門應門為三門爾如春秋於僖公書新作南門於定公書新作雉門此魯僭王門之制故書蓋古者營國必先立為門制以示尊卑名分定焉政令出焉觀望繫焉門而可踰則上下等級不復可限矣語稱邦君樹塞門記稱諸侯不臺門雖明南門之

作春秋書之防僭越也况外朝在臯門之內而徇事弊訟於是乎入焉象魏在雉門之側而帥民觀象於是乎在焉治朝在南門之內而王日昃事於是乎出焉燕朝在路門之內而路門之制司王朝者在焉達窮民者在焉衛王宮者居焉蹕王宮者居焉閨月而詔王居焉豈特隆九重之勢而壯萬里之威者哉知門制所以嚴君臣之等級又知門制所以通君臣之政令則知周人立門之制不苟矣

奄官

周人治內之政詳九而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為之必不得已而列在內庭供給內事者始用奄人奄之為言閉也王金陵曰鄭氏謂奄為精氣閉藏者蓋因民之有疾而用之與蘧除蒙繆

戚施植鑄侏儒扶盧聾瞽司火聵聵修聲同晉目對文公之言

若以為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況於王乎若以為刑無罪之人

則先王所不忍也愚按司馬下腐刑合任安書引景監趙談等

以為喻蕭望之奏恭顯用事請罷宦官以合古不近刑人之義

則是奄為刑人矣周禮堂戮白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官者

使守宮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先王無絕人之心未嘗不用

刑人也奄者犯官刑漢之所謂宦官也然則周人果近刑人乎

曰非也考之周禮天官之屬除閹人寺人內豎之外用奄者凡

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漿人鬻人醢人鹽人冪人內司服縫

人而已內小臣一職以其掌后服位禮命故擇奄之賢士為之

地官之屬用奄者十有二人其職不過春人饅人藿人而已春

官之屬用奄者止八人其職不過守祧而已總三官而論之直四十

十九人耳而其下為之供給服役者皆不過女奚之徒且皆不

得預下士之列獨內小臣一官言士爾成周之用奄人非酒鹽

之微則春饅之賤非戶庭之隱則祧廟之幽耳雖曰刑人何嘗

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邪又况守祧則宗伯統之春

人等則司徒統之酒人等則太宰統之其職卑其數寡而又臨

之以公卿大臣豈容有不正者得以廁跡於其間哉周衰入于

春秋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繆賢薦舍人藺相如

則奄人預薦舉矣恃勢怙寵竊權弄柄至漢唐為甚弘恭石顯

久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曹節王甫搖弄國柄而陳蕃

竇武不得行則政柄歸奄人矣魚朝恩管神策兵吐突承瓘為



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則真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輿臺待奄人則刑人之用為無傷後世以樞筦付奄人則刑人之用為有害士大夫彌縫主闕沮抑姦謀必曰天子不近刑人如曰奄人非刑人則天子得以親信之矣漢人所謂手挾王爵口含天憲唐人所謂西頭執重南衙樞機權重宰相尚何足惟也哉

教化

前乎周官舜命契為司徒則曰敬敷五教後乎周官則穆王命君牙為司徒則曰弘敷五典司徒之掌教典尚矣故成王作周官亦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然司徒之教舍五者之外無他物考之周禮司徒曰掌邦教典曰教典職曰教職象曰教

象法曰教法官曰教官之屬意其為教出此也今觀其屬則不然自鄉師至此長自遂師至鄰長皆鄉遂之官曰封人至圻人皆疆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貨賄賦斂之官自司市至掌節皆掌關市自庫人至場人皆掌田野山澤自廩人至槁人皆掌倉廩祿食所謂教官者不過師氏保氏司諫司教六七八而已何以謂之教官之屬又觀司徒之職大半皆土地封疆之政所謂教者亦曰惟十有二教曰三物之教曰五禮六樂之教云爾豈司徒所掌之教僅止於此邪詳考其職先曰以上會之法辨五物之地繼之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此推之則司徒之教可知矣蓋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先王不先制民之產以求民之心而教以言語文字誦

說傳授者為教徒。蓋是以為政哉。故嘗謂司徒教民必先有以得地利而後可以泐人心。既有以泐人心而後可以全天理。以五會辨五地之物生。順民物也。以土宜辨土。有二土。字民居也。以土宜辨土。有二壤。教稼穡也。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均地征也。以土圭測日景。求地中。定民極也。外而制邦國之封疆。正畿封也。外而造都鄙之地域。建田疇也。如是則地利可得矣。地利既得。則惟土物愛者。厥心感安。土厚仁者。故能愛於。是乎合五象為比。使之相保。至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所以聯其比。居又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所以厚其俗。如是則人心可淑矣。人心既淑。則生厚而不為物遷。性靜而不為物動。然後十二教可以施。鄉三物可以教。五禮可以防偽。而教之中六

樂可以防情。而教之和正月。教象可以使之並觀矣。如此則五教不待敷而自啟。五典不待敷而自和。天理豈有不全者乎。若是而猶有不率教之民。則以鄉八刑而糾之。又有不服教而興獄訟者。則聽而斷之。歸于司寇。士師之官。是又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參攷司徒一職。雖其條目布置先後不一。以見教民之時。而使民相生相愛之。其實參錯而並施也。故司徒之職曰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又曰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豈非司徒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其在土地人民中。與又曰以土地之圖。知地域輪廣之數。辨其名物。又曰辨邦國都鄙之畿疆。設社稷之壇。而三之。田主是數者。豈非司徒教民之根本。歟。按小司徒之職曰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四郊都鄙

夫家九比之數曰教法而必稽夫家九比之數是其為教亦不出乎此矣其餘六十官屬雖曰整頓田疇分畫郊里征歛賦役掌管山川紀綱門市為鑄倉廩而先王之教已流行乎其中豈特倚師保六七人而已哉夫先王教民自田野始豈詩言風化之由孟子言王道之始無非因民之常而施教也後生王制不明民極不立聽其自生自養而無以保其安土之仁聽其相刃相靡而無以導其愛物之善人欲橫流而天理晦蝕臣之間方以化民成俗為學校之事而付之有司謂是足以塞吾教職之責雖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上為文具下為觀美相與為欺而已及陷乎罪從而刑之以為是弗率教是罔民也惜乎無以司徒教民之意告之者

王畿

詩曰高邑翼翼典四方之極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蓋王畿天下之本所以觀萬國而示儀總八方而為極也人知有極則東西南北於是乎求中而不容有所偏倚也人知所止則先後遠近於是取中而不敢有過不及也聖人為民立極立中道以為標準可不於王畿千里之地而先正其本乎是故司徒建國必求地中測之則土圭正之以日景南北東西必揆其中朝夕長短必既其中寒暑風陰必度其中測其土深欲其淺深得中也正以日至朝其長短得中也古人立土圭以測日景必先測其土地之深然後立土圭焉土圭之制尺有五寸日景短而不滿則知其為南矣地近南則多暑日景長而過圭則知其為北矣地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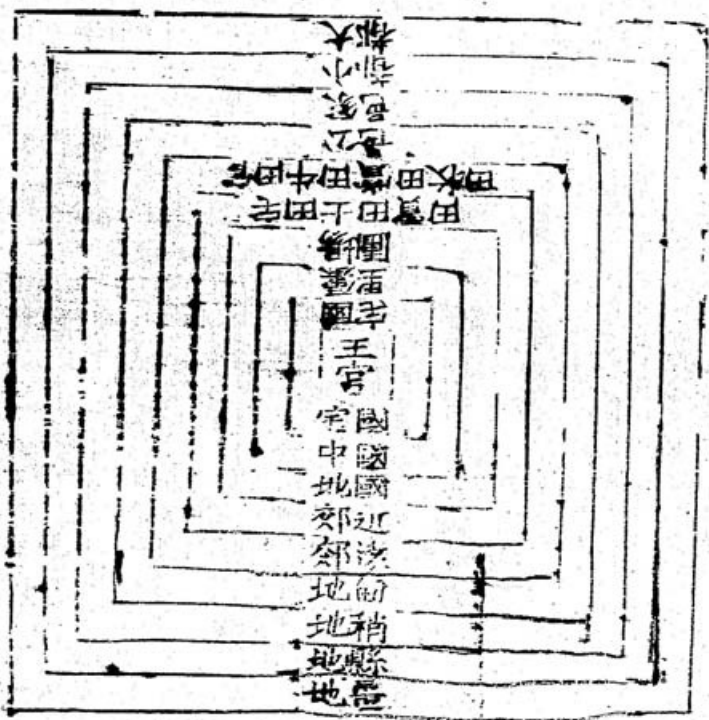
北則多寒日景知夕之時則知其為東矣地近東則多風日景如朝之時則知其為西矣地近西則多陰土圭致日之法當以冬夏以其短長之極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與土圭等矣是謂地中既得其中則天地合而四時交風雨會而陰陽和然則萬國阜安乃建王國焉不特此爾匠人建國水地以取其中置槩以視其正晝參諸日景夜攷諸極星匠人雖未必合周人之制其求為中則一也至於建諸侯邦國則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亦以求邦國之中不言中者承上文爾鄭司農惑於地中之說謂今潁川陽城地為然彼徒見周人營洛謂之土中不知洛書為中乃取其四方朝貢道里均爾如以洛為上中然後建國則豐鎬果為不中乎而况陽城之地去洛亦遠此果謂之土中

周人胡不都陽城邪若專以王畿為地中則侯國皆不中矣天地四時果不交合乎陰陽風雨果不和合乎按春官典瑞掌土圭以致四時封國則以土地夏官土方士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考工記玉人亦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則是王畿之外邦國都鄙無不以上圭求地中蓋中在天地間不容以定名也以一家觀之一廳則有一廳之中一室則有一室之中中無往而不在也故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先王建國亦隨其地而求其中爾天地陰陽之氣豈以一方而遂窮邪聖人財成輔相天地之道亦豈有一方而不中耶中之為道不特建國為然也辨方正位則方位之中有中體國經野則國野之中有中設官分職則官

職之中有中王畿之內無一而不為中也不然則周官六典之首何以總謂之以為民極之數

按鄭氏注引司馬法謂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其名不同其制又異又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近其說亦非王畿千里有國中郊野鄉遂都鄙之別今只據載師所任之地約而為圖各以見王畿千里之制爾自國中而郊野為六鄉遂十五萬家所受之田其餘則為載師所任之田矣

王畿千里之圖



封建

太司馬曰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五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自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者以限制畿禮言之也職方氏曰辨九服之邦國五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王畿千里之外九畿有四千五百里似與尚書五服五千之制不同然細考之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一服各弼以五百里九二千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至周人分為九服堯之百里男邦今為男服百里采今為采服二百里武衛今為衛服百里蠻今為蠻服百里夷今為夷服其名雖存其制則異故九服合五畿而言之與尚書特差五百里爾以此見地域廣狹自唐虞

以來未有太異漢儒謂周公斥大五字之言不足信矣夫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州方千里一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八千里九千六百八十國合五畿千里之內九千三國而言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而附庸之國不與焉廣人則曰邦畿千里自其外五百里侯服至要服乃有九州之內變變曰要是此一服特要東之耳夷鎮蕃二服謂之蕃國乃在九州之外若是則九州之內只容六服通五畿僅四千里尚書之五服何以謂之五千王制之九州何以謂之九千蓋尚書比周禮以直計之按安國釋五千之說以為兩面相折此乃漢儒之說王制漢儒所作以九州之地言之九州之地合九千里若以相距言之則四千五百里爾以王畿九服直計之九五千五百里則六服在內三服在

外矣三服在外非是純不屬九州以其在外地故曰九州之外
不可以中國之法繩之書曰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
服一朝言五服則要服亦不常是以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
稱諸侯之會和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爾然此特
言九州九服之制而成周封國之制可得聞與按王制孟子皆
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武城列爵惟五分土惟
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
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職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
百里則六侯三百里則七伯三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
允五等也與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漢儒紛紛或以為附庸或以
為斥大土宇或以為開方里數或以為夏商周異制儒者常辨

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禮自有明文第說者不察爾王
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
等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故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
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
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王
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
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
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千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
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
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亦各有數而官封乃其
所食之祿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此其所以不

同數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除巷墻之地位之也曰食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國之用山師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也公之地王與公各食其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之地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鄭氏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如司勳凡能營地三之一食鄭氏謂王食其一二入於臣亦此例也以其食者視之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曰食者四之一是則合封疆之所食者亦有三等也且如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是制軍亦三等與命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命亦三等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司儀擯相之禮亦曰公居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豈於食以之制不然乎但王制孟子以公侯為一等周禮以侯伯為一等用各不同爾王制孟子在周禮後當以周禮為正然職方氏所謂四公六侯七伯二十五子百男之封凡百四十二國復與王制二百一十國之制不同小鄭氏附庸之說以百同為圖百里封男則百里百同足矣如公二十五同則與封公五百里之數不合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與同數亦差何必改七字為十一字按此百四十二國計二萬一千五百里總言邦國千里者謂千里之地提而封之可以封此五等侯圖言千里者以直計之言五百里四百里至百里者以四面封疆言之百四十二國以二千里之地封之若以千里合四面提封而計之意止二萬一千五百里哉王制言封二百一十國是以一州千里而

言周禮言封百四十二國是以邦國千里而言非謂一州僅百
四十二國也若謂邦國千里之地不足以封五等侯國則王制
一州千里之地又安得二百一十國也故下文曰以周知天下
言以此數推之可以徧知天下封疆之數矣然此亦言五等三
等之制而成周封國之意可得聞歟按王制曰五國以為屬屋
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
以為州州有伯此與尚書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之
意同考之周禮司職曰建牧立長以維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
國職方氏曰凡邦國小大相維天設其秩形方氏曰使小國事
大國大國比小國先王建國必為是相維相比之制蓋有以維
之則大小相統可以潛消其姦宄之謀有以比之則小大相承
可以陰弭其患陵之患惜夫先王建國之意至春秋掃地矣而
強令弱象寡比比有焉後世不考其制不原其意而徒曰封
建私也郡縣公也豈不繆哉

井田

周禮致太平之書井田太平之紀綱也不井田則不可以行周
公之道用周禮者可不先明井田之制乎然制度明則井田可
以行議論定則井田可以復今考鄭註分畫殆有異同是豈先
王制度或有不同歟何先儒議論自為不一也大司徒曰不易
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言都
鄙之田制也小司徒曰凡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
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泛言經土地而井牧田野爾鄭氏則

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遂人曰土地夫一厘田百晦菜地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厘田百晦菜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百晦菜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此言辨野之土以循田里也大司馬曰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此泛言凡令賦以地與民之制爾鄭氏則曰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多寡為制如六遂矣至於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十里為成百里為同此言溝遂洫澮之制也鄭氏亦曰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夫井牧之制通夫天下可也如鄭氏之說則邦國之田制尚如六鄉而都鄙之田制獨與六遂異乎田謂之井則通天下皆井矣井邑丘乘縣都之制無往不同井方一里凡九夫受田九百晦邑

方四里二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晦丘方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晦甸方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晦縣方二百五十六里二千三百有四夫受田二十三萬四百晦都方一千二十有四里九千二百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晦中為公田之數在內自井而邑至縣而都欲其聯不可稽也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晦此井田之定制也大司徒曰造都鄙則舉外以見內也小司徒曰經土地則舉內以見外也遂人曰辨野之士則舉遂以見鄉也司馬曰令賦則舉鄉以見遂也匠人曰溝洫則舉內外並言也鄭氏何見而分都鄙鄉遂之異乎况小司徒明言以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先鄭謂九夫為井是也

國中四郊都鄙同是夫家九比之數則是鄉遂采邑通行矣合而觀之都鄙不易之地即上地一易之地即中地再易之地即下地持遂人於采邑加菜五十畝一遂之上地有不如采地爾雖曰百畝二百畝三百畝數有不同而大司馬言其所食上地百五十畝而食者二之二則百畝爾中地二百畝而食者半則百畝爾不地三百畝而食者三之一則亦百畝爾而實則一夫百畝爾此一夫受田之制然也然一夫受田百畝遂人言餘夫則如之則受田之數不已多乎蓋古者用民之力則必授之以田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大司馬言可用者亦如之凡一夫一婦則為夫家登五人以上則為家其餘夫則上家三人中家合五人下家一人可任用者故必授之以曰不可任用則不受田矣遂人曰以強予任也謂餘夫強有力者則予之田而任其力是也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此乃言自卿以下至田五十畝餘夫則二十五畝與遂人餘夫受田百畝之制不同此餘夫受田之制然也說者謂小司徒之所井牧者六鄉之田遂人之所辨治者六遂之田自鄉遂之外則為都邑之田如載師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甸稍縣量之地是也考之載師又有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近郊遠郊皆六鄉之民民皆計夫而受田矣則此七等之田果何所授乎蓋自國中而至遠郊皆為鄉遂之地鄉遂止有十五萬家自十五萬夫及餘夫受田之外其餘則為七

等之田亦奚有不足者是以致仕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宅田仕
有祿者受田如圭田則曰士田賈人在市其家所受田則曰賈
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官田田賦所出以飼牛者曰
牛田田賦所出以飼馬者曰牧田公卿大夫有功而受賞者曰
賞田此載師七等受田之制然也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
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是故大司徒之造都鄙而繼曰分地
職制地貢小司徒之經土地而繼曰任地事令貢賦遂人之頒
田野而繼曰頒職作事以任貢賦載師之物地事授地職亦必
辨任土之征蓋經野以分田則必足賦以制祿也然夏后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之為言通也蓋
助之法通行也鄭氏於匠人之註則曰周制畿內用貢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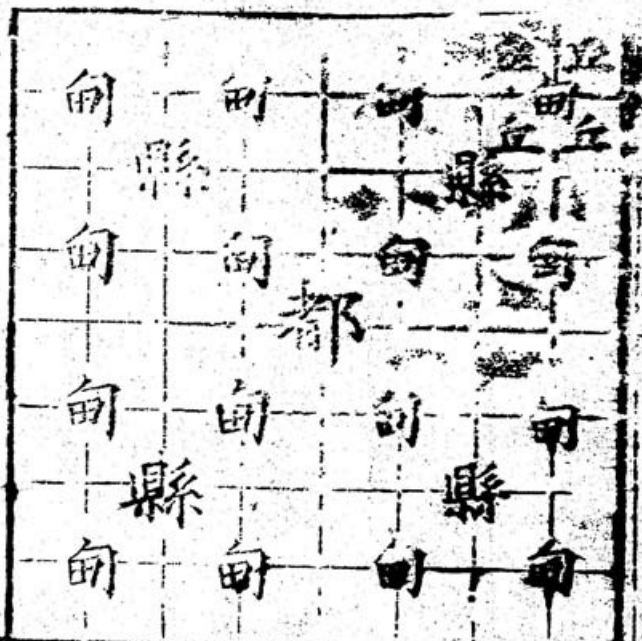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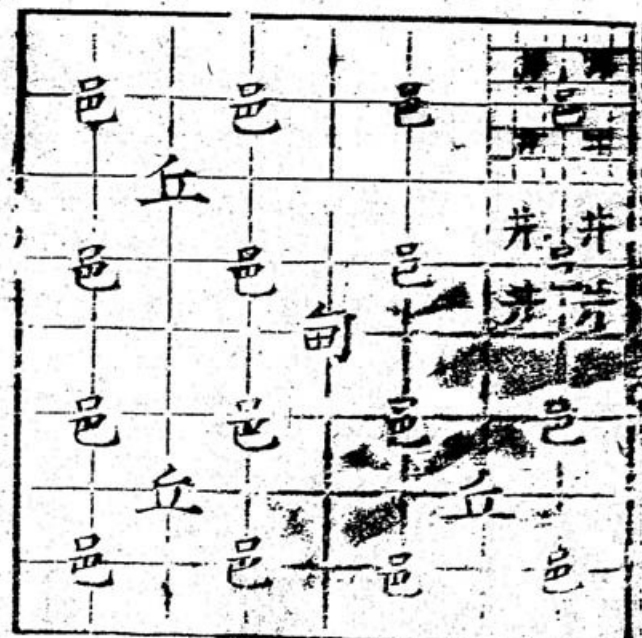
用助法夫貢者使耕其田而自輸其稅如孟子所謂什一使自
賦也助者借民力以耕公田而公取其稅如孟子所謂九一而
助也鄭氏以畿內為用貢法以邦國為用助法乃與孟子不合
不知成周鄉遂都鄙邦國并按之制本同惟貢助之法少異爾
按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言鄉野言遂
也分而言之是鄉用貢法遂用助法矣蓋六鄉於王畿為近而
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賦其粟則藏於倉人六遂於王畿為遠
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於旅師貢與助法通行
故曰百畝而徹貢助並行鄉遂異制烏可以畿內獨用貢法乎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
言助有公田也周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駿發爾私

三千畝田有公私之別則其為助可知矣故遂人曰以興勸利
此謂興起衆民共治公田也里宰曰以歲時合耦于鋤謂合衆
力耦耕公田也旅師曰嘗聚野之耦粟謂公田所收之粟也田
野者是遂人所掌邦之野也助之一字惟見於六遂之官是六
遂為助法明矣鄭氏既以鋤粟為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
夫之粟稅則是惟助為有公田而行於六遂矣何為而曰邦國
獨用助法乎愚按載師所入八等之地閭師縣師所任之賦則
是用貢法矣蓋園廛二十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十而二漆林二十而五鄭氏以為輕近而重遠非也國宅
無征以其無地可耕也近郊十一者宅田以擾致仕士田以當
秩祿賈田以有市征所以輕也遠郊二十而三者官田賈田以

有人在官者已食祿牛田牧田以共畜牧者之食故比近郊差
重也甸稍縣都十二者以其公卿大夫與王子弟食邑采邑之
所貢故視遠郊為重也輕園廛者以其無田穀也重漆林者以
其非田穀也稅有遠近輕重之不同故載師立為定額使之自
貢而閭師縣師征之爾鄭氏註匠人謂以載師論之周制畿內
用夏之貢法是特有見於此也故地官司稼掌處邦野之稼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則是於邦野貢法亦必隨歲而為輕重豈若
後世所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於凶年取焉孟子請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意者貢法至毀國而壞助法
亦不復存故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當時惟以貢
法專行而人思助法之善此孟子所以為救時之論而欲貢助

通行也故有國中野外之別蓋自春秋以來宣公初稅畝而公田之法壞矣左氏曰穀也一過籍公羊曰百者什一而籍穀梁曰古者公田則是井田皆為公田亦謂之宣公既取公田之稅又取私畝而稅之則是什而二之也春秋譏之至哀公問有若以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以盡徹乎哀公曰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是自宣公以來周之徹法已不復行况戰國暴君汚吏乎故孟子謂貢法未可盡廢而助法不可不行請野九一而助所以寬野人國中什一使自賦所以待國中之君子此孟子較時之論亦周公受田之制也鄭氏不明此意反謂周人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是豈助法可行於邦國而不可行於畿內乎然則欲行周公之道者必先破鄭氏之說而後可以行貢助之法必先原孟子之意而後可以行井牧之制否則議論不定制度不明其何以行之哉

按鄭氏以井邑丘甸縣都之制為造都鄙其說已非又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按孟子方里而井井方一里則四井為邑邑當四里丘當十六里甸當六十四里縣都皆以是推之鄭氏旁加之說則未合司馬法雖然天下地形南北東西多寡不同高下亦異豈能一一方乎如基局然今畫此圖亦姑以存其大槩耳



荒政

大司徒之於民既庶而又富之可謂得地利矣既富而又教之可謂得人和矣然而天時不常水旱為沴則地利有所不能殖人和有所不足特聖人有憂之是故為之荒政以聚萬民所以救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稅賦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幾關市無幾也膏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而弛縣也多昏殺禮而多昏也索鬼神而為凶年禱也除盜賊而使良民安也蓋天災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不有以存恤之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矣民安得而聚哉周人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又曰大荒大禮則

令邦國移民通財全禁施力薄征緩刑其拳拳於聚民可謂至矣而其存恤賑救之意又散見於六屬之中鄉師以歲時賜萬民之報所以王命施惠司救九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司稼則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即荒政之散利也司市凶荒則市無征司關國凶荒則無關門之征即荒政之去幾也司徒救荒故言去幾司關禦暴故言猶幾均人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即荒政之施力也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膳夫大荒則不舉掌客凶荒則殺禮司服大荒則素服即荒政之青禮也大司樂大凶大裁令地縣即荒政之蕃樂也士師若邦凶荒則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則令邦國都縣慮刑貶即荒政之峻刑也小宗伯大裁

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太祝大裁彌祠社稷禱祠家宗人以至日致天神人鬼地示物彪以檢國之凶荒即荒政之索鬼神也六官之屬苟可以為荒政之助者無不致其詳焉成周聚民之意可謂仁之至矣我之盡矣然此十有二政曰地力曰薄征曰會禁曰去幾固皆有以利民矣一以散利為先則其關繫民命尤急也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青禮蕃樂聚多昏之政未必有實惠及民先王荒政以散利為急蓋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預為先備以為散利之地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無菜色者備先具也是以周人有倉人掌粟入之燕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旅師則聚野粟平頒其糶積施其惠遺金粟陳都之禾積以待凶荒皆先為之

餘也後世如梁之移民漢人之就食蜀漢亦得周人移民
就穀之意登倉廩以賑貧民遺使以賤貨無種食者亦得周人
賑民施惠之意然皆可暫而不可常也獨一常平義倉之法有
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遺人委積之政誠可以為荒政散利之助
而後人不能遵守其法而推廣其意常平義倉之名存而實廢
卒有水旱之變國胡以相恤哉上無以散其利下無以聚其民
則有去而為盜賊者矣盜賊方興乃相與講求其弭盜之策其
者必重法立威以求勝之不思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
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居其末蓋亦甚不得已也鄭氏謂急其刑
而除之則失之矣且周人非不除盜賊也在司稽則執市之盜
賊以徇且刑之在士師則掌邦賊邦盜之成在朝士則凡盜賊
殺之無罪在司厲則掌賊盜之任器貨賄在掌囚則守盜賊在
掌戮則搏盜賊在司隸則帥其民而搏盜賊在環人則謀賊然
此非凶荒之時其除之必急固宜也凶年盜賊蓋亦飢寒所迫
耳何後世不求所以救凶荒之政而徒求其所以勝盜賊之術
歟然則欲除盜賊者當如何曰自散利始

鄉家

王畿千里有中國郊野之別註家分近郊遠郊百里之地為鄉
遂皆未足據按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則國中為鄉矣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則四郊為遂矣大率在中國者
合七萬五千家則為六鄉在四郊者合七萬五千家則為六遂
小司徒所謂稽國中四郊閭師所謂掌國中四郊者此地也其

餘則為載師所任厘田及七等之田鄉遂受田之制愚既於井田言之矣合始以鄉遂之官言之司徒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此六鄉之比也遂人曰五家為鄰五隣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都此六遂之比也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五家為比則有二千五百比長以下士為之合六鄉有萬五千下士矣五比為閭則有五百閭胥以中士為之合六鄉則三千中士矣四閭為族則有一百二十五族師以上士為之合六鄉則七百五十上士矣五族為黨則有二十五黨正以下大夫為之合六鄉則百五十下大夫矣五黨為州則有五州長以中大夫為之合六鄉則有三十中大夫矣五州為鄉則鄉大夫一人以鄉為之則六鄉合六卿矣

六遂之數亦然但美官各半鄉官一秩爾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六鄉七萬五千家而祿有萬八千餘官說者多疑其不給不知鄉老且以三公兼之鄉大夫則以六卿兼之其他中大夫下大夫之屬必以朝臣兼之比長閭胥族師之士亦必以六鄉之民為之知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是也况自鄉大夫而下並無有吏胥徒六遂之官皆然其不設局分可知矣雖曰萬有八千餘官而祿之以七萬五千家之賦豈有不給者哉然嘗疑之司徒而下則掌六鄉遂人而下則掌六遂鄉官列於鄉師之下而遂官列於市官之後何其不相照也且以遂官考之以歲時登其夫家眾寡及兵卒軍釐則如鄉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官任者則如鄉軍旅田役之致民者亦

如鄉賓客祭祀之共給者亦如鄉歲終之會政致事者亦如鄉而司徒之教飲惟曰鄉飲射惟曰鄉射賓與惟曰鄉三物糾民惟曰鄉八刑歲時邦法之讀德行道藝之選友弟睦鄰任恤之書惟及六鄉而不及遂先王何詳於六鄉之教而獨畧於六遂耶孟子曰無野人莫養君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在六遂者土則曰野民則曰甿牲曰野牲職曰野職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賦曰野賦周人為是先後詳畧之叙者所以別野人也不然鄉大夫之職辨夫家之可任者國中則自七尺以及六十晚賦而早免之野則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早賦而晚免之何亦分為早晚之別邪雖然鄉遂之官皆自王官鄉遂之民皆王民先王未嘗以內外殊觀也觀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四郊都鄙夫

家九比之數則是王畿千里之地皆同此教法亦何有鄉遂之別乎是故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屬其地治者有功地治雖非德行道藝之考而鄭氏以為舉民賢者能者亦如六鄉之為則其所以待六遂之人才猶其待六鄉之人才也愚故曰觀周人三物之教詳於鄉而略於遂則知先王不易俗而脩教觀周人三年之比賓於鄉而興於遂則知先王不以地而弃才

軍賦

按大司馬制軍天子王畿六軍公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子男小國一軍此制軍六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

人為軍家起一人為軍則六鄉為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千家
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眾僅制為六軍可見
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爾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
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
始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
井只八人爾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
惟以下劑為率其寬民力可知也上地有三人之數而起役惟
一人則役未嘗盡調也鄉有十二軍之制而制軍惟六軍則
兵未嘗盡行也又况有董二千五百人居則為比閭旅黨州鄉
會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五長兩司馬即平日之比長閭胥
也他日之卒長旅師即平日之旅師黨正也他日之師長將軍

即平日之州長鄉大夫也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足以相

聲音足以相識則以之起軍旅以之作田役以之比追胥如子
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豈有規避而不行者哉考之周禮
徒役只發一人惟與追胥竭作註云追逐寇也胥捕盜也習田
固可竭作追胥寇盜雖曰使之盡行恐未必盡竭鄉遂之民意
必有逾征之法也且如魯人三郊三遂亦可作六軍而大國只
三軍而已且不盡用其民至晉作州兵是盡一州二千五百家
皆使為兵而不盡用其民也晉作三行是盡郊遂七萬五千家皆
使為軍而不盡用其民也故君子議之以其非周人制軍之意也
然此特制軍之法爾而周人因井田以制軍賦可得聞乎按周
禮稍人掌丘甸之法是甸甸為甸甸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

車一乘矣比丘乘之法推之四十乘都六十四乘其車乘
之賦可知也六軍共七萬二千八都受田之夫可以供
之八都共出車五百一十二乘以供六軍之用王畿之內不知
有幾都之地而所出只此而已亦豈為多乎鄭康成乃
以乘字為甸而改讀之彼徒見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
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以乘馬甸所出而丘非之
賦也然二井八家若以中地計之可任者二十人甸六十四井
為五百二十家可任者通二千二百八十人今司馬法只用七
十五人說者乃曰百七十家有餘只賦兵二十五人周禮著異
之數雖多司馬發兵之數則少也又按司馬法曰步百為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疋馬二十家士一
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
人為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
為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按前言甸六
十四井用七十五人今十甸為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共百井
八百家乃只調三十人此與前說又不合也說者乃曰四分當
兵之數乃起發其一分之強故八百家只有三百家番休者常
五百家積數百井八百家約為丁四千八百人可任者二千人
二十分四千之一有奇為四甲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有
奇只發三十人此又於發兵之數三分而休其二也二說既自
不同儒者強為之解釋爾兵乘之法安可援是以為據且司馬

法之書不知作於何人起於何代或以為文王治岐作或以為齊景公大夫田穰苴作或以為齊威王論兵法而附穰苴作其書豈合周禮焉亦引之以亂聖經邪鄭康成釋經往往據司馬法釋井邑之制而引矢屋終成通同之說釋郊甸之制而引郊州野縣都之說釋車甲之賦則引司馬法釋溝洫之說則引司馬法釋耆耄之名則引司馬法以至釋朝會之儀則亦引司馬法未能辨聖經之疑適以滋儒者之惑愚請以周禮為據而司馬法無所取焉周禮雖不詳言軍賦而小司徒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合卒伍簡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遂人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遂師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鄣長作民以旗鼓兵器帥而至則凡軍旅田役之所當需者鄉

遂之官皆素備於平日豈特臨時而後脩車馬俗器也哉不特此爾鄉帥有軍旅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作其氣廢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帥而至於人若有帥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耆耄帥而至以聽於司馬縣師稍人以甸稍縣都為名凡有軍旅則屬之司馬則是丘乘之賦通內外皆然也是雖不許乎軍賦而兵寓於農賦藏於民作而用之自有成法故軍旅不言賦之數以其皆出未曰而有定額也又况小司馬之職有關文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又皆缺職矣知軍賦不見于此而俱不存邪若夫外府軍旅共其財用之幣庸遺人師旅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廩人師役則治其糧與食倉人戎事共道路藪積飲食之

具此皆待官府給軍事者與六軍無預六軍家自為兵人自為
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之所給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
時乃芻蕘時乃稷糧是侯國三軍皆鄉遂自共之推此則六軍
可知矣是以太宰之職允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
允式均財皆有以為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為兵兵皆
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歟

役法

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旌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
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兩獮狩是田之役
在民在鄉之役也常在官之役也久在田之役也簡在兵之役
也疎在鄉在官猶祿之廩陳在兵在民則民皆自給之矣其地

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
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為役若繁矣然
周人所以制役之法則可以謂纖悉委曲者焉小司徒之均土
地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是均之以土地之
美惡也鄉大夫之登大冢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
及六十有五征之以國野之遠近也均人之均力政豐年則
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是又均之以年歲之上下也不
特此爾小司徒之起徒後則無過一人遂人之致甿則惟以下
劑是其用民之力不亦其寬矣乎况鄉大夫辨其役之可舍者
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斯役之又有其等矣
是以為用之民不惟不以役為勞又將皆以役為樂由前觀之

徑始勿亟庶民子來則民樂於為臺之役矣由後觀之百堵皆
興鼙鼓弗勝則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是
不以田役為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為勞也後
之役民既無其道又無其法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其役困於
力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則其役傷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絳縣
之老亦與城杞雖老者不舎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貴者不
舎也後人之役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哉抑嘗考之均
人豐年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
歲不過三日也一人一歲以三日為斷役三日則更一人往來
更代不亦繁乎或者以為民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

十年均其在官之齒歲以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
不復此一說也或者以為調役之法使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歲
輪一夫祇役一月周而復始允執法而在官者則九人各於其
家償三日之役如此則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此亦一
說也然以均人考之謂之力政是均用民力也謂之公旬是均
治公事也此特一時之役必隨遠近更遞而調發之雖一人用
三日可也若夫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也如或有之其調
發且有定制恐非以三日為斷東山之役三年而歸采薇之戍
自春徂冬此豈三日可辦之事哉大抵力役以三日為斷謂城
郭溝渠涂巷之治牛馬車輦委輸之役也而軍旅行役不與焉
萬一有東山之征采薇之戍則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下之從上

如父兄子弟之衛民亦不暇以久計也夫三日一日用其民而
民有斯干靈臺之詩三年一年用其民而民有東山采薇之詠
周人何以得此於民哉亦以佚道使民民忘其勞說道使民民
忘其難爾嘗觀今之役法田役兵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
之顧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差法也顧役既出稅以顧之差役
則不免出力以任之所謂差役者里正保長是也夫有產則有
役皆職分之所當為也今皆規避以求免何邪且周之役繁而
民樂於為役今之役簡而民苦於充役是豈無自而然歟蓋成
周比長閭胥族師黨正皆下士中士上士下大夫為之今之保
長猶比長閭胥也今之里正猶族師黨正也一日執役於官則
視之不啻如徒胥之賤况又責之以所不堪供之財迫之以所

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為此役哉不思漢之鄉老嗇夫且皆
有秩後魏之隣長里長亦復繇成隨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除
授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勲品以下者充之是有比閭族黨之
遺意今胡為而以胥徒待之也吁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
以周官之法度欲復成周之役當有忠厚之意可也不然恂之
鄉役其何以獨在教官之屬哉

選舉

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公論三年大比之法
孰不知德行道藝之為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屬之他官而屬
之教官者天豈無意歟蓋必有教之於平時斯可以興之於異日
既有以書之於上每歲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

以教

制觀之三年大比則合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
為賢則與其賢有道藝者為能則與其能既有賢能之可與則
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鄉之貴與夫六鄉之吏以士大
夫之賢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夫以六鄉之民得與士大夫
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尊而尊其人也賓之明日公卿群吏乃
以其書而獻之於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
乃書其貳將以詔王用之夫以六鄉之士而可以當天子之拜
可以聯祖廟之識是又以賢能之可敬而敬其書也所謂賢能
者曰德行道藝而已六鄉之民果何修而臻此將蓋自鄉大夫
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當正以正
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

友睦端有學問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中物特
於二十五家之間百家之族凡有一行一藝皆書之而未遽責
其德行道藝之全備爾不惟是尔大司徒掌教以鄉三物教萬
民而賓興之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所此物也以至司諫雖非
六鄉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皆此物也平日之教者以
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
此教之之初已為賓興之地興之日尚何負於賓禮之隆哉
大哉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為然也官正之糾官衛必曰糾其德
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行養以道藝是
無往而不為德行道藝也而况於三年賓興之選乎然鄉大夫

既以大比而賓興矣之曰是以鄉射五物詢衆庶者蓋將以是而示人之激昂而爲賓興之繼也射特六藝之一物爾而有五物之分一曰和是其內志正也二曰容是其外體直也三曰主皮是其持弓矢審固也四曰和容則知容止比於禮五曰興舞則知其節奏比於樂鄭氏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歟蓋射可以觀德州長春秋會民則以禮而射于黨序是以射擇士也鄉大夫以射禮而詢衆庶則六鄉之民又將因射而知自勉矣故又曰比謂使民興賢是民自知其賢而興之矣出而使爲之事則民豈有不服者哉使民興能是民自知其能而興之矣入而使治其事則事豈有不理者哉賢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里選之所以爲公也以所興

之人而還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而與民相周旋以所興之人而還以治之必能趨事赴功而與民相勸助故入而在官府治事者此人也出而在比閭爲長者此人也則是在官臨民者孰非德行道藝之人哉後世選舉之法壞人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章所教在與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足壞人才而教化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可復然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雖然成周以德行道藝教民而司徒三物之教惟六德六行六藝

爾道不知為何物然則道之為教非可以一端名也先王以教
職而屬之司徒鄉官不過畫鄉逐理兵農征財殖掌山澤關
畿與夫師田行役冠昏欽射喪祭之法而已成周以道教民之
意固隱然在此矣孟子以五穀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為王道之始韓子以士農工賈之民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位推而至於宮室桑麻粟米蔬果魚肉之
物而婦之道化之原皆此意也周人六鄉之教無非吾道中物
而六德六行六藝之物實自吾道中來異時宥興賢能出長入
治亦無非吾道之教先王以道設教蓋如此後人不能以道化
吾民而區區欲以科目取士尚何怪八才之不如古歟

禮經會元第二卷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